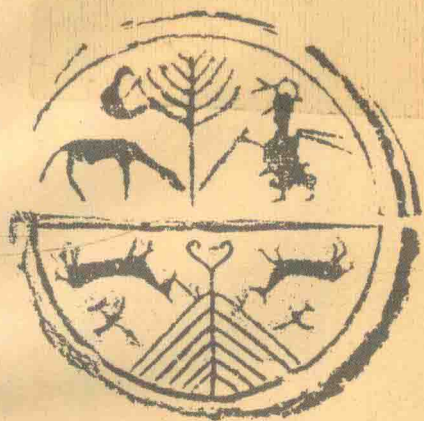




范小天小说自选集 长篇卷

好梦难寻

作家出版社



范小天小说自选集 长篇卷

好梦难寻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好梦难寻/范小天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2.4

(范小天小说自选集)

ISBN 7-5063-2325-7

I. 好… II. 范…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2871 号

好梦难寻

作者: 范小天

责任编辑: 林金荣

装帧设计: 阿海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 京安印刷厂

开本: 880 × 1230 1/32

字数: 350 千

印张: 14

插页: 6

版次: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325-7/I·2309

定价: 158.00 元 (全三册)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1. 与马中骏

2. 左起：李陀、史铁生、
何立伟、傅晓红、吴秀
坤、范小天、韩少功、
谭甫成

3. 与张炭、阮惠源



4. 与史铁生
5. 与汪曾祺、范小青
6. 与程永新
7. 左起：刘毅然、范小天、刘恒、王朔
8. 与何士光
9. 左起：林秋霞、唐丽君、范小天、马中骏、程永新
10. 右起：叶兆言、范小天、奚喻康、张弦、罗洛、王川、马尚龙
11. 与鄢烈山





12. 与王必胜

13. 与王彬彬、陈晓明



小天其人其文

苏 童

第一次看见小天兄的时候他很年轻，当然我更年轻，那还是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期间。有人曾经在食堂里热情地为我们相互介绍，可惜的是我们当时年龄、阅历相差得过于悬殊，我虽然一直自认为认识了小天兄，小天兄却一定是把我和其他一些中学生模样的老乡混在一起了，所以我一直记得小天兄和殷小唯是如何穿着黄色军大衣带着一个水壶依偎着走到清静的地下教室去复习功课（也许是去写小说，当时许多文学杂志都出现过署名范小天、殷小唯的小说）的，而后来我问起小天兄是否记得我当时的样子时，正如我猜想的那样，小天兄的记忆很模糊。模糊是正常的，现在想来小天兄从大学期间就开始高速运转他的生活了，他的脸色有点苍白，他的眼神有一种天生的焦虑，爱情与文学这两个重担压在肩上，我如何去要求他记得一个小老乡的模样和姓名？

与小天兄做朋友是后来开始的，我至今记得1984年我们在《青春》杂志召集的一个文学座谈会上的邂逅相遇。十几年时光流逝，现在在案前为小天兄的文集作序，竟然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暂且抛开文学不谈，当你有机会回顾友谊的时候，友谊排除了事件、细节，仅剩下一方对另一方永恒不渝的珍视，显得那么地辽阔、干净、凝重，而且神圣，因此我的心情不再忐忑不安，我的文字也

许指向小天兄的小说，也许言不及义，但至少我可以自己原谅自己了，很简单，我是在为一个朋友祝贺，无论是怎样的文字，它都是一束节日的鲜花。

小天兄的写作像一幅长轴，一端悬挂于遥远的七十年代，这个部分不管是色彩还是线条自然是有先天缺陷的，因此我们和小天兄一样对此忽略不计。而小天兄对于文学的觉醒也许比我们许多人更早些，他在八十年代对阿城毫无保留的推崇，即使现在看来仍然不失为一个智者对文学圈造星运动最恰当的反应。他对阿城的热爱与其说是对一个作家的偏爱，不如说是对某种小说品格的热爱，这种品格一直是他预想的小说之门，这门原来是半开半合的，阿城把它蓦然推开了，因此小天兴奋起来。我至今记得他是如何在《钟山》编辑部的办公室里用他的南方普通话宣传《棋王》的——“‘不大动，不大动’——他这样描写人物的姿态！”我也清楚地记得他一向焦虑的眼神中突然闪烁着狂热的光——一切皆由一个人的一篇小说引起！

那是人们对文学最虔诚最狂热的时期，我们这些朋友也因为文学而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人们都埋头于打开半开半合的小说之门。小天作为文学狂热分子中的一员，并且作为兄长级的人物，自然更是下了苦力气。现在收入文集中的部分小说，比如《夏天的流浪》、《夜游》等短篇应该是那个时期的作品，文字风格的追求虽然不免带着些斧凿痕迹，但它是追求特异性的，是杜绝了所有庸俗势利的八十年代流行语汇的个性化探索。如今读这些文字，尽管文字本身未能产生很大的魅力，但文字背后的作者形象却是值得尊敬的，为什么？因为作者的孤傲之气和徘徊于幽暗小巷的背影，拒绝了世俗并准备为世俗抛弃，正如《夜游》中那个自称有异秉的“混混儿编辑”，“我对木屐的所有体味，就是眼下敲打小巷青石地面发出的嗒啦嗒啦声”，就是这些嗒啦嗒啦声，它对木屐的体味是不够丰富的，却是自信的充满勇气的。

小天的作品到了九十年代明显是倾向于探索内心了，这部分小说比如《青楼》、《折竹》、《黄昏》，还有《倚云》，除了《黄

昏》写一个少年美好朦胧的初恋，大多数小说是“马夫”这个人物虚着眼睛看世界了。马夫这个人物或许是带着点小天自身的影子的，他敏感、细腻，总是带着“破碎了心”的样子，生活于他有时候是虚无的，有时候他自己也是虚无的（在《青楼》里），小天通过对马夫这个人物的构建来表达他对事物和人生的认识，他在九十年代的蜂群般的作家队伍里仍然是一个倔强而孤独的背影，很可惜他的马夫没有能再写下去，朋友们都清楚的是他的个人生活发生了一些不可逆转的变化，小天兄中断（也许是暂时中断）了写作，马夫也不见了。

我还记得好多年前小天在他租住的农民屋里与我们谈起他构思中的小说，其中一个细节是一个人研究地上的蚂蚁。一个人看地上的蚂蚁！他眼睛发亮地看看我们大声说出那个细节，对我们的艺术直觉充满了信任。一个人看地上的蚂蚁——也许这是小天的小说，也是我们大家的小说，看蚂蚁，日落时看日出时看，横看侧看，成岭成峰，上看下看，形影安在？让我们和小天兄一起看蚂蚁，看到的也许是蚂蚁，也许是白云苍狗沧海桑田，也许什么也不是，我们看到的仅仅是我们自己？

仓促写下这些文字——聊作对一个朋友和一项事业共同的致意。

弹簧人

黄蓓佳

“弹簧人”是对范小天的一个总体的表述。我小时候上学，老师看见班上那些患有轻微“多动症”的同学，总是蹙起眉头大喝一声：“你屁股上安弹簧啦？”意思是怎么坐不安稳呢？这么多年范小天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坐不下来的人，总是在南来北往的旅程中，在事情起伏升落的过程中，在人生的某种不确定的状态中。如同空气，时时刻刻能感觉它拂面而来，飘忽而去，想要抓住它同享片刻的悠闲，困难。

我跟范小天的交往，算起来已经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古老得有点不可思议了。一九七五年，江苏《雨花》杂志社在徐州的旗山煤矿召开大型改稿会，范小天是苏州一家工厂的业余作者，意气风发携稿赴会。那时候我是插队知青，借调到《雨花》做编辑工作，跟在一帮正经编辑们身后打下手，也就是看看稿，偶尔编几个小短篇什么的。那年我刚满二十，无学历也无阅历，比较自卑，总怕那些见多识广的作者们小瞧了我，就剪一个齐耳的“干部头”，穿我母亲的一件黑平绒外套，希望看上去不那么幼稚。那次参加改稿会的人，女作者们我都还记得，男作者们几乎都没有印象了。二十岁的我一门心思要靠写作奔出前程，对男孩子的眉眼还没有充分地往心上放过。很多年以后，范小天跟我说起徐州煤矿改稿会的事，我一脸茫然，完全不记得操场上打篮球的人群

中有这么一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范小天于是愤愤不平，跳起来指责我的智商情商都有问题，否则不会从眼皮底下忽略一个长相可人的优秀男孩。

我七七年考入北大，范小天七八年考入北师大，进京时间相差半年。据他后来说，有一次他曾伙同几个北师大的江苏老乡到北大找过我，在我的宿舍。我同样记不起来了。他聪明过人，记性极好。我这个人糊涂，总是莫名其妙地记一些小事，不记大事。再后来，我毕业分配到江苏省外办工作，他进了江苏文艺出版社，编《钟山》杂志。他到我家里组过稿，是一个中篇《我们去摘秋天的果实》。前些年朋友们聚会忆旧的时候，他说到这件事，我虽然没有印象，却是再不敢否认，怕他又一次对我横加指责。三次交往，居然相见不相识，说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其实也证明了一个道理：人和人相处需要缘分，缘分不到的时候彼此永远都是擦肩而过。再要证明的便是：范小天年轻时候腼腆，缺少那种恣肆汪洋的魅力，不足以将女孩子瞬间击倒。当然他现在成熟了，成熟的范小天变得气场很足，属于那种让女人一见倾心的类型，估计他在异性面前也有了纵横捭阖的手段了吧？

这样算起来，我倒是跟他的妹妹范小青认识在先了。范小青八〇年左右在刊物上发了一个短篇，我看了，一下子就记住了这个名字。几年后我们成了一个创作组的同事。再以后我才知道范小天是范小青的哥哥。

整个八十年代，我跟《钟山》杂志从来就没有走得很近过。《钟山》在文学界是一本引领潮流的刊物，《钟山》副主编范小天同志也算得上文学编辑中叱咤风云的人物。潮流之外的我，对流光溢彩的范小天也就是睁大眼睛看看而已，谈不上有太多的心得和体会。我们之间的纯私人接触仅有一次，是为他女儿上幼儿园的事。他知道我认识一家幼儿园的老师，请我帮忙，让他的女儿在学龄前入园。这样，有时候早上我们会在送女儿上学的路上相遇。他骄傲地让他的女儿骑坐在脖子上，胳膊举起来，紧紧攥住女儿的手，一路摇摇晃晃，像一匹负重的骆驼。初升的太阳照在

他和孩子的脸上，两张一模一样的开心笑着的脸。那一刻我对他的感觉极好。好极了。溺爱孩子的男人，一定是有善心的人，负责任的人，懂得跟这个世界如何相处的人。我是这么认为的。

范小天聪明，才思敏捷，能言善辩，而且语速极快，一屋子人坐下来，他是当然的话语霸主，各种思想、观点、名词术语如江河决堤，滔滔而下，气势压人，不容别人有插嘴的份儿。我只见过一次他的沉默，是有我先生参加的一次交谈。我先生是一个比范小天更“话痨”的人，那天谈的又是一关于高科技的话题，正打在他的神经兴奋点上，他一气不落地演讲了两三个小时，当中没容范小天插嘴。当时我看见范小天瞪大眼睛怅然若失的样子，乐得差点儿笑翻在地：在说话问题上范小天也有被打败的时候！

九五年我写长篇小说《翠》。其时范小天已经从《钟山》杂志退出，开始了他的影视人生。他看了《翠》的前三十万字打印稿，说服我把电视剧改编的版权卖给他，并且蛮横地要求我暂停小说写作，集中精力为他改编电视剧《新乱世佳人》。那时他的事业刚刚起步，两手空空，要人没人，要钱没钱，剧本操作的启动资金还是我从广东为他借到的一笔款子，他就有那么大的胆量，敢负债拍摄一部耗资千万的民国大戏。

剧本出笼前后耗时一年，三易其稿，每一稿都是伤筋动骨。一年之中我被他折磨得不轻，充分领略了他的主观武断、咄咄逼人、不依不饶、蛮横霸道。每次讨论剧本，我们之间都是一场激烈的搏杀。为剧中人物形象争论得山摇地动的时候，他会跳起来指着我的鼻子说：“你根本就不懂这个人物！”我噎得两眼冒水，忿忿反驳：“我写的人物，我不懂还是你不懂？”他更气，在我们面前走来走去，大着嗓门痛斥我们愚钝，我们不理解他，我们的文学感觉太差，太不懂电视艺术，没有结构作品设置人物关系的能力……总之是不可救药，他跟我们没法谈下去了，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他的哀怨和忿懑积蓄到快要爆炸，仅仅走动还不足以释放，最后穿着拖鞋“腾”地跳到宾馆床上，高高在上地蹦达不停，也絮叨不停。我同样生气。我跟他相反，一生气就闷不吭声。说真

话，若不是相处多年的朋友，彼此知根知底，我肯定就不干了，站起来拂袖而走了。凭什么我要受他的挖苦伤害？有几个人受得了他那种咄咄逼人的劲儿？

这部三十多集的电视剧真的把我写伤了，后来我一坐到电脑前就想吐。写完电视剧，再回过来重新完成小说，我是草草结稿的，原定要写六十万字，最后四十五万字就打住了。我对自己的作品已经没有了一点新鲜感，有的只是厌倦。

这之后，我有三四年的时间没有碰过电视剧。不写电视剧的日子，我又时常怀念讨论剧本的那些日日夜夜。一方面痛恨被范小天折磨，一方面又迷恋那种高烧疯狂的状态，觉得那是一种情绪的极致。说真话，写作其实是一种孤独的体验，为一个人物或情节群情激动的时候真是不多啊。

最近几年我又写过两部电视剧。写作的过程中，我试图找回从前跟范小天合作的感觉，那种耳热心跳的争论的快感。但是找不到了。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范小天。就是范小天自己，现在操作剧本的方式也不像从前，财大气粗的“范总”很少亲自参与剧本的写作过程，更不可能保持那种创业初期的激情和兴奋。逝者如斯夫！剩下来的也就是偶尔聚会时的温馨回忆了。

现在要说到范小天的小说。他自己说他曾经写过相当数量的文字，我看到的只是八十年代偏僻杂志的寥寥几篇，有一个模糊的印象：乱七八糟，现代派得莫名其妙。那段时间他为自己的小说不被朋友欣赏和肯定而忿忿不平，总摆出一副郁郁不得志的样子。前些日子我们碰到一起，他眉飞色舞说，他把他的作品结集成册，送给某某、某某看了，居然被大加称赞，有点像凡高死后才被世人发现的样子。我心里暗自发笑：这人的事业好歹也做这么大了，年轻时的文学梦怎么就总是不醒呢？我写这篇东西的时候，仍然没有看到他那些所谓“超前意识”的伟大作品。也许等他正式出版了送给我时候会看，看了以后大吃一惊，从此对他刮目相看，也是可能的。这世上什么样的奇迹不能发生呢？但愿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不会埋没一个天才的小说大师。

回忆与尖叫

——重读《桂花掩映的女人》

费振钟

一九八五年，我初识范小时，在苏北一座小城，离他这部《桂花掩映的女人》相隔正好十年，这十年中我断断续续认识到范小时其实是适宜写小说，而不适宜做主编的。当时，他是一个多么好、多么虔诚和热情的编辑。可是在写《桂花掩映的女人》的时候，他却成了一个因忧伤而失神的少年，一个为小说和小说里的记忆世界带着强烈的悲悯和悲愤的作家。这种变化，既在预想之中，却多少又让我感到有点惊异。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范小时，在完成了他的编辑生涯的同时，又写出这样一部小说？这里面所包含的心理内容，其实也是说不清的。有一点，倒是需要注意。一九八五年的范小时，整天都在追踪现代派的脚步，那时候中国方兴未艾的现代派小说，是他热烈关注的对象，这不奇怪，因为他编辑的刊物，当时就以此为方向，在那时的文学潮流中，一本创新为务的文学刊物，离不开对现代派小说的鼓吹和宣扬，事实上作为一名优秀的文学编辑，范小时在文学界的名头，也是在那时随着现代派小说前进而闯荡出来的。也许就是这个原因，现代派小说的魅力和诱惑，就像种子或者毒素一样，植入了范小时身上。这样的结果，在《桂花掩映的女人》之前，范小时就写过一篇叫《蝙蝠》的短篇小说。这篇与编辑部几位年轻作家的作品

共同亮相以显示其文学倾向的小说，恰恰像它的题名，那里面扇动的是一只现代主义的黑色的翅膀，在自我划定的夜空中，发出怪异的吱吱叫声。这是一九八七 years 左近的事情，而到了一九九四年，现代派小说已经暗中溃退得零零碎碎，提起它来几乎成了一个贬义词甚至是一个恶谥，可是编辑范小天却用《桂花掩映的女人》大胆而坚执地表现他对现代派小说精神的固守，就是在这一点上，范小天突出显示了一个作家的艺术勇气和精神特点。《桂花掩映的女人》中那棵充满了象征意味的桂花树以及飘飞在记忆深处的桂花，极富寓意地展开了一个孤独的少年苦闷的灵魂，以及那种由过去那个冷酷荒诞的时代制造的歇斯底里的精神症候。你会感觉到，那是与众多现代派小说似乎同一个母题之下的中国版。然而，范小天却不是八十年代中期那种普遍性的仿作，因为他似乎已经能够真正地从自我生存的追问中，找到了现代叙事的个人视角和主体风格。

让我们首先关注小说的叙事主词：桂花树。这棵生长在中国南方的幽深庭院里的桂花树，显然被给予了一种特别的意义。这意义就是它与女性和母性之间的相互生成关系。为什么是桂花掩映？桂花掩映下的幽秘，正是女人的命运，女人受迫害受侮辱的命运。桂花树后面，是女性和母性从大地上的消失，必须凭借桂花树的存在，才有可能去追究，去寻找，以至重新确认她们隐匿到残酷的生存背后的影子。这样，桂花树必然成为记忆之树，它那随风飘洒的金色花瓣，乃是纷乱无序的记忆碎片。而且，桂花树还不仅仅是记忆的形式，它寓示了父女、母子之间的情与爱，从人类性别和亲缘的关系中，打开了那些最为深层隐蔽的情结，由此桂花树作为人性的象征而成为反复追忆的内容。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双少年的眼睛，惊惶，畏惧，迷乱，焦虑，以及过多的依恋，过多的怀疑，过多的虚幻，透过桂花树的深影和纷纷桂花，朝着他所经历的生活与时代急速而张皇地窥视和探问。这双眼睛，既健康又病态，既单纯又复杂，既明亮又阴郁，既热烈又痛苦，既天真稚嫩，又饱经沧桑，既温柔多情，又

充满了疯狂。这双眼睛当然最集中地落向了两个女人身上，白色的穿月白绸衫的“妈妈”和黑色的穿黑绸衣的“影如”。说是两个女人，其实她们又是重叠的，在“妈妈”的叙事语词中，她们重叠为同一位母性。或者换个角度，由于少年本身的心理视角，一个女人总是另一个女人的生存投影，其实少年看到的两个女人，在少年的心理感觉上是母性形象的两个方面，归根到底，是“妈妈”的意义的两个化身。

小说中的少年，他面对桂花树的凄迷的目光，一直追随和寻找着妈妈。但妈妈的生命形体破碎了，无法拼接，无从整合，无法给少年一个完整的母性形象。这也是少年在他最需要母性的时候，却一再捕捉不到妈妈的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原因使少年失去了妈妈的爱护和抚慰，又是什么原因使少年对妈妈的依恋，化为那个时代最大的梦幻和最惨烈的痛苦，不用说，都是专制时代里那场红色恐怖造成的。席卷中国土地的红色恐怖，自然不会放过任何一座小楼，哪怕它再怎样幽秘；不会放过一棵桂花树，哪怕它再怎样芳香宜人；不会放过一个女人，哪怕她再怎样优雅闲适。不幸的是，“影如—妈妈”身罹其中，而专制时代及其“红色恐怖”对于少年来说，则是对他的妈妈的无情毁坏——妈妈温暖如玉的怀抱，妈妈雨季一样忧伤的眼睛，妈妈柔荑般的手指，妈妈的一切令少年心迷神醉的存在——都在毁坏中荡然无存，而少年才十二岁，还在做梦的年纪，却要承受这种因毁坏而痛彻肺腑的创伤了。“红色恐怖”对少年的刺激，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他不能不成为那个特定的时代环境里的精神梦呓者和心灵畸儿。

也许，《桂花掩映的女人》更多地在于展示这个叫马夫的十二岁男孩的精神和心灵世界。自从那个住在青黛色的小楼里，掩映在桂花树下的穿黑绸衣的女人进入他的眼睛和梦中以后，少年马夫的生命状态就不同于一般的男孩子了。马夫原本是个孤独而敏感的男孩，恰恰是穿黑绸衣女人的出现，唤起了他对神秘幽深的母性的向往和依恋，他的梦是这样从一枝桂树，从一袭绸衣，一曲江南评弹开始的：